

# 浮士德

## 与魔鬼滴血结盟

### ——歌德《浮士德》中魔性自由之诠释\*

吴建广 王思瑶

**摘 要：**若将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托签订的滴血盟约置于西方文化史框架中进行解读，血盟就成为神性-自然的传统性与魔性-人本的现代性之间的分界线，在《浮士德》诗剧中就表现为“与神订约的存在”和“与魔盟约的存在”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浮士德误以为，脱离了神性-自然秩序就能够获得光照思潮-人本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然而，他既没有独立，也没能自由，自由只是他作为现代人徒劳追求的幻觉。他脱离神性-自然秩序之时，就是陷入魔性-人本主义之日。因此，浮士德追求自由的过程始终有魔性相助，借助魔性力量无限扩张式的自由追求便是歌德《浮士德》指向未来的悲剧根源。

**关键词：**歌德；浮士德；梅菲斯托；自由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I516.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4-0107-17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编号14ZDB091)子课题“浮士德专题研究”学术成果。

## 一、引言

脱离前置情节《天上序曲》规定的框架来理解诗剧《浮士德》，就是人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不幸的是，这种割裂、分离式的俗世化解读在人本主义盛行的今天被无抵抗、无怀疑、无批判、无条件地接受。如此解读在强调所谓的“浮士德精神”时，却对诗剧中持续渗透出来的德意志浪漫精神视而不见，而这种浪漫精神就是对神性-自然秩序的敬畏与捍卫。<sup>①</sup> 500多年来，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光照思潮-人本主义制造出来的一套现代文化模式，以其一神论的独断方式已然成为“普世价值”，以难以阻挡之势在全球范围蔓延。这个“普世价值”的本质就在于把人与神性-自然秩序进行切割与剥离，也就是说，把人从被给予的秩序中“解放”出来，仿效创世之神来“创造”一个人本-自由的世界。这便涉及到一个充满幻想却又极具诱惑的核心概念——自由。而歌德的《浮士德》则以诗学图像形态论证了对自由的人本主义的追求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现代性悲剧。

《浮士德·一部悲剧》的主导性主题是：作为光照思潮-人本主义的现代人代表浮士德全盘否定被给予的神性-自然秩序，借助魔性力量，与魔鬼滴血结盟，乃至合二为一，以此把自己从神性-自然秩序中解放出来，追求并创造主体性世界，由此走上悲剧之路。从《浮士德》诗剧的结局来看，其人本主义的自由追求给人类带来的恰是无路可走的灾祸。浮士德在其“自由宣言”(V. 11559-11586)里，幻见(尽管此时他已被“忧愁”吹瞎)站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人民”(V. 11580)，实则无时无刻不在洪水溃堤、全民覆灭的危险之中，这就是《浮士德》作为“一部悲剧”的根源。与魔鬼梅菲斯托所签订的盟约，便是其从否定和拒绝神性-自然秩序，到求助精灵魔鬼、突显主体性自由的根本性转折点。浮士德与魔鬼签下的滴血盟约标志着他离弃了“与神订约的存在”(das Im-Bund-mit-Gott-Sein)，进入“与魔结盟的存在”(das Im-Pakt-mit-Teufel-Sein)。

## 二、浮士德祈求的自由却是“与魔结盟的存在”

在《浮士德》整部诗剧中，没有出现梅菲斯托引诱浮士德的文字与情节，剧情展现的多是浮士德以盟约之主的身份命令，甚至强迫作为盟约之仆的梅菲斯托为他服务：在“浮士德情毁玛格雷特”<sup>②</sup>剧情(V. 2605-4612)中，浮士德以盟约逼迫梅菲斯托制造机遇和条件，诱引象征“与神订约”的玛格雷特，致使后者家毁人亡，身陷牢狱，

<sup>①</sup> 吴建广：《德意志浪漫精神与哲学诠释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67-85页。

<sup>②</sup> 吴建广：《浮士德情毁玛格雷特——歌德〈浮士德·第一部〉最后一场〈地牢〉之诠释》，载《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2-23页，这里第13页。

遭受极刑。对此,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浮士德必须承担所有罪责。即便按照光照思潮-人本主义的现代主体性观念,每一成年个体也必须对自己的言行及其产生的后果承担完全的法律 responsibility。因此,浮士德的言行及其后果均应由浮士德自己来担责,而无从推卸到作为他者的梅菲斯托身上;将其罪孽解释为梅菲斯托对浮士德的引诱,既无道德理由,又无法理依据,更无文本支撑。尽管如此,在歌德《浮士德》的接受史中,“魔鬼诱惑说”或“浮士德无罪说”依然大行其道。语文诠释学是我们分析与解释诗学文本的基本方法,在分析文本结构与情节的基础上进行涵义解释;在文本整体性意义上,与诗学文本进行视域融合,从当下的时空解释并彰显其诗学涵义。

本文需要论证的主题是:浮士德的自由本质就是与魔结盟的存在。在具体诗剧情节中表现在,浮士德始终以为从“神约”中解放出来就能获得主体性自由,殊不知,所谓的自由却是由魔鬼宣布并给予的(见 V. 1542 - 1543)。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托从打赌到结盟的前后过程在《书斋(二)》的剧情中得以展示。按照传统戏剧的人物上场下场为标志,剧情结构由五个部分组成:(1)浮士德与梅菲斯托对话(V. 1530 - 1850),(2)梅菲斯托独白(V. 1851 - 1867),(3)梅菲斯托与大学生对话(V. 1868 - 2048),(4)梅菲斯托独白(V. 2049 - 2050),(5)梅菲斯托与浮士德对话(V. 2051 - 2072)。内容结构展示如下:梅菲斯托宣讲自己让浮士德获得自由的意图(V. 1530 - 1543)。浮士德对梅菲斯托倾心吐胆,表白心迹——第一次是对此在人生的哀恸抱怨,第二次是对宗教神学的亢奋诅咒;精灵给浮士德下的判词是“摧毁美丽世界,创造辉煌世界”(V. 1544 - 1634);<sup>①</sup>梅菲斯托意欲为浮士德提供无偿服务,浮士德要求与魔鬼赌赛,最后签订滴血赌约(V. 1635 - 1740)。梅菲斯托开始为浮士德服务,浮士德代表现代人类阐述新的生活规划(V. 1741 - 1775)。梅菲斯托阐述神性的伟大与人类的渺小(V. 1776 - 1841);梅菲斯托说服浮士德去见大学生(V. 1842 - 1850);梅菲斯托对浮士德终将沉沦的预言(V. 1851 - 1867);(插曲)梅菲斯托对白大学生(V. 1868 - 2050);浮士德与梅菲斯托动身启程(V. 2051 - 2072)。<sup>②</sup>

浮士德与魔鬼梅菲斯托以签订盟约的形式进行了一场赌约,这一赌赛性质的盟约产生的过程及其形式和内容,签约双方的意向以及盟约对整部悲剧的意义,一直都是《浮士德》学术研究的关键。我们将“滴血赌约”置入《浮士德》诗剧整体中进行梳理和解释,就会发现它的关键性地位。这是在浮士德确立“开始有为”

<sup>①</sup> 本文主要使用德语文本为特伦茨主编:《歌德全集》汉堡版(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Werke Kommentare und Register Hamburger Ausgabe in 14 Bänden*, Bd. 3, *Dramatische Dichtungen I*, herausgegeben u. kommentiert von Erich Trunz, München: C. H. Beck, 1996.), 德文《浮士德》引用作品时仅标诗行。文中《浮士德》译文主要参考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董问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杨武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sup>②</sup> Hans Arens, *Kommentar zu Goethes Faust I*, Heidelberg: Winter, 1982, S. 168.